

画师的契约

(英国) 彼·格林纳韦

章 杉译

画面外是阉人歌手 演唱的巴洛克风格歌曲:“闪光的夜女神以她黑色的吻终于杀死了、杀死了白昼……。”

歌声低低地伴随着以后的场面,只在镜头间出现字幕时稍稍加强。

赫伯特先生的宅邸。傍晚。

故事发生在约 1690 年前后。宅邸内正在举行招待会。客人们和女主人身穿白色晚装,肩上或腰间系着华丽的红色绦带,头戴高得出奇的雪白发套,在闪动的烛光和壁炉的火光中走动,一边闲谈,一边喝着红酒,吃着水果。所有大厅里都摆着装满水果的高高低低的果盆。出场人物的姿态令人想起当时流行的那种富丽堂皇的肖像画,尤其是内勒 和莱利 的作品。作为影片序幕的第一场戏具有沉重窒闷的气氛,与后来的外景场面形成强烈对比。最初

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1995 年 3—4 期。俄译者为 P. 切尔尼科娃和 E. 多雷舍娃。——编者

彼得·格林纳韦(Peter Greenaway) 1942 年生于英国。以绘画开始其艺术生涯,1964 年在贵族美术馆(Lord's Gallery)首次举行画展。从 1965 年起的 11 年间任纪录电影剪辑师,自称这段时期对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66 年起自导影片,同时继续从事绘画。在他的影片中,音乐与绘画一向占有重要地位。数年前,他的代表作之一《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1989)在莫斯科公映,赢得俄国观众对格林纳韦的喜爱。影片《溺水者的计数》(1988)获戛纳电影节发展电影艺术贡献奖。《画家的契约》(1982)系由英国电影学院在英国电视四频道的赞助下投资拍摄,这部影片成为英国新电影的关键性作品之一。——俄译者

将男性在青春前期施以阉割后训练成的男性女高音或女低音歌手。欧洲在 17 至 18 世纪盛行此风。——译者

内勒(Sir Godfrey Kneller, 1646 或 1649—1723),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英国主要肖像画家,曾任国王的主要画师,被封为从男爵。——译者

莱利(Sir Peter Lely, 1618—1680), 英国巴洛克画家,以为英国贵族作凡·戴克式的肖像画而闻名。——译者

的几个镜头一个比一个幽暗,颇像卡拉瓦乔 绘画中那种浓重的黑影。

客人们三五成群,时合时分,直到所有在场者都交谈上几句。话题围绕着园艺,这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时髦。但在这闲谈的背景上,一个平庸画师与倔强的女主人之间的戏剧性纠葛渐渐占居突出的地位。

一个人占满整个银幕的特写镜头。他脸上敷粉,双颊涂红,头戴闪光的雪白发套,两只眼睛闪动着幽深莫测的目光。这是诺伊斯先生,赫伯特庄园的公证人和大总管。他正吃着李子,牙齿在面前的烛光映照下闪闪发亮。

诺伊斯先生:钱多斯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他跟园艺师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太太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没完没了地谈着李子树。多亏这位先生的恩典,全家人都盼着九月份快快到来,因为他们吃李子已经吃得肚子里打响雷,(斜觑了一下)屁股吃紧。他在福文特庄园里盖了一座小教堂,里面的长椅全用李木做成,家人们至今还常常因为屁股上扎了刺念叨起钱多斯先生。

在黑色背景上现出闪动的红色字母:影片主人公的名字;下面用白色字母写出扮演者的名字。画外阍人歌手的歌声加强:

“闪光的夜女神以她黑色的吻终于杀死了、杀死了白昼。”

四人群像。各人手中举着红酒,拿着扇子,围成一个半圆。背后可以看见其他客人。

克莱门特太太(一个庄园主的遗孀,左二):几年前有两个荷兰人从英国回到阿姆斯特丹。他们说,奥尔汉明威庄园很像他们的故乡:有那么多的水面,到处都是湖泊、水渠、水池和喷泉。甚至还有一架汲水的风车。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家老爷子把庄园弄得到处是水池,只是因为他生怕着火。

听的人面无表情,不时从酒杯里抿一两口酒。克莱门特太太挥动着扇子接着说:

——主楼正门前甚至还盖了一座小房子,里面摆着二百个盛满水的小桶。我记得一点不会错,因为每当我闲得不耐烦的时候,就同弟弟跑到那里去玩。(她哈哈大笑;其余的人尴尬地抿着酒。)这些小桶直到母亲去世时总是装满水,说不定现在还在那里,盛着三十年前的水……(她说话声音很大,招

卡拉瓦乔(Caravaggio, 1573—1610),意大利早期巴洛克画家,善于运用光线,尤以运用强光黑影突出画面主体,形成强烈对比而闻名。——译者

得这一伙人背后的其他客人都扭过头来看她。)……自然,里头也有我的一小部分,我那时喜欢叉开腿撒尿,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她发出一阵傻笑,用折扇遮着脸。)

字幕继续出现。这次打出的是日期:

1694年8月

歌手(画外,歌声增强):“那些在花园中游荡、游荡的人,渴望找到爱情……。”

两张擦着厚厚白粉瘦脸,颧骨上完全对称地——右面那人在右颊上,左面那人在左颊上——各点着一点俏皮膏,眼圈描得很浓,嘴唇涂得血红。这是孪生的普伦克兄弟。他们左右两侧同样对称地点着两支蜡烛,映照出他们雪白的围领和发套。两兄弟离得很近,发套上的卷发几乎碰到了一起。

大普伦克先生(左面的那个):南安普敦有一处宅子,我一直非常喜欢它,从侧面看上去非常扁平。一色的白波特兰石,阴暗天气里看上去就像是贴在天空背景上的一幅画。尤其是在傍晚。

小普伦克先生(右面的那个):房主人叫安特里姆小姐,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

大普伦克先生:若是从侧面看上去,安特里姆小姐的脸也是……

镜头中是一个年轻男子,他满头黑发、一身黑礼服,同其他客人的白发套和白衣服形成古怪的对比。他是内维尔先生。

大普伦克先生(他的语声从画外继续传来):……平平的。

内维尔先生:也许正因如此,跟她的房子不同,这女士是没有根基的。

大普伦克先生扭头向着左侧,显然是对画面外的内维尔先生说:

——房子扁或者脸扁,对您,内维尔先生,一位画师来说……

小普伦克先生:……也许都是很有意思的。

大普伦克先生扭回头来,两兄弟的脸几乎并在一起,同声说:

——尤其是傍晚……(互相对视了一下)……从侧面看上去。

这一时间的选定并非偶然,1689年,对天主教徒实行庇护政策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威廉三世登上王位。在下面的对话中暗示出当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激烈斗争。1694年是议会制度正式诞生和英格兰银行建立的年份。作者显然要强调金钱在当时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俄译者。

继续出现字幕——这时是黑底白字。

画面外歌手的声继续唱着：

——“……那些在花园中游荡、游荡的人……”

五六个人围在一张桌旁，在烛光下打牌和观战。画面两侧各站着一个人，头戴齐腰长的假发套，仿佛构成这幅画面的边框。景深处的那位太太正在仔细看着手中的牌，不知该打出哪一张。

西摩先生(站在右侧的那个)：……据说，德科西公爵让他的喷泉设计师修了一个形状奇巧的高山流水小景，然后带他一起登上喷水口的顶端，问他还能不能给别人家再造一个这样的景致。那位匠人说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恭维话之后，忍不住说，只要有人出得起钱，他还能再修一个。于是，德科西公爵只轻轻在他背上推了一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就跌进水里淹死了。

听的人一阵哈哈大笑。只有坐在景深处的太太还在专心看牌，不为所动。

片头字幕继续。

歌手(继续唱着)：“……渴望找到爱情，他们定能成功……”

四个人站在堆满瓜果的桌旁。烛火辉煌。右侧两人的谈话我们听不清楚。一男一女侧面对着我们，在交谈，表情拘谨，极不自然。

皮尔波因特太太(一个金发碧眼女人，头戴银线编织的高得出奇的冕式头饰)：怎么，诺伊斯先生，您就没有什么有味道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吗？

诺伊斯先生：夫人，我在这儿的责任就是让客人开心，所以，我肯定，早晚能给您探听到有趣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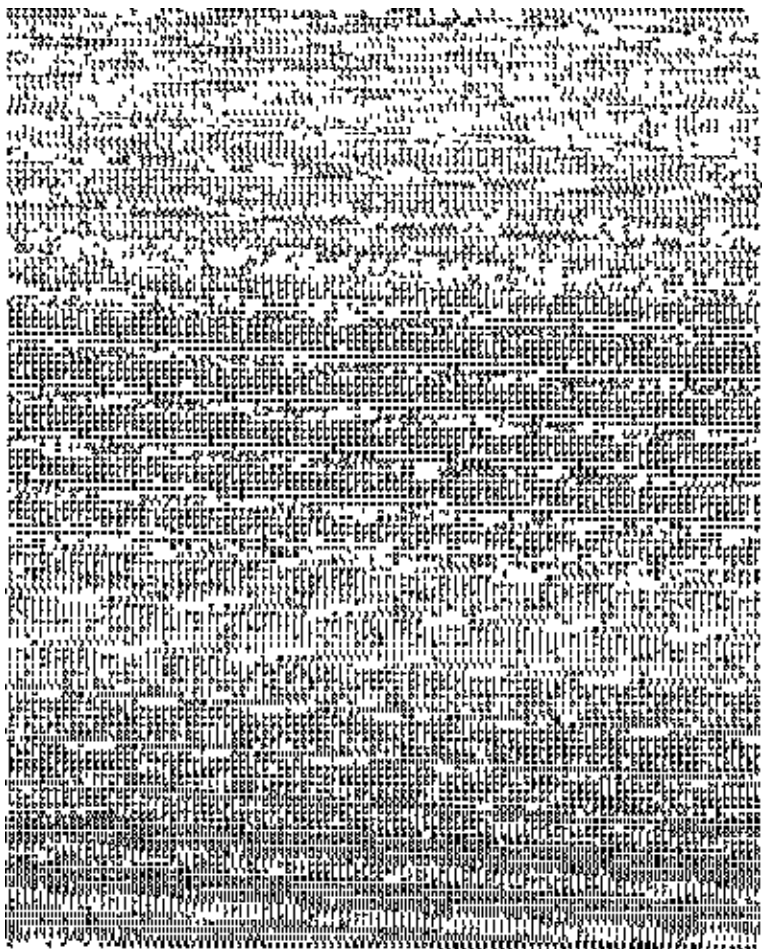
皮尔波因特太太：那么说，您在这儿扮演的角色是与众不同的(诺伊斯从杯中抿了一口红酒)，别人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互相表白对金钱的信赖。

诺伊斯先生：夫人，您可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啊。

皮尔波因特太太：我能得到邀请，只是因为我和西摩先生相处中完全无可挑剔。(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诺伊斯先生朝发出笑声的女人那边看了看。)严格地说，我与其说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不如说只是一个陪衬(将折起的扇子挥动了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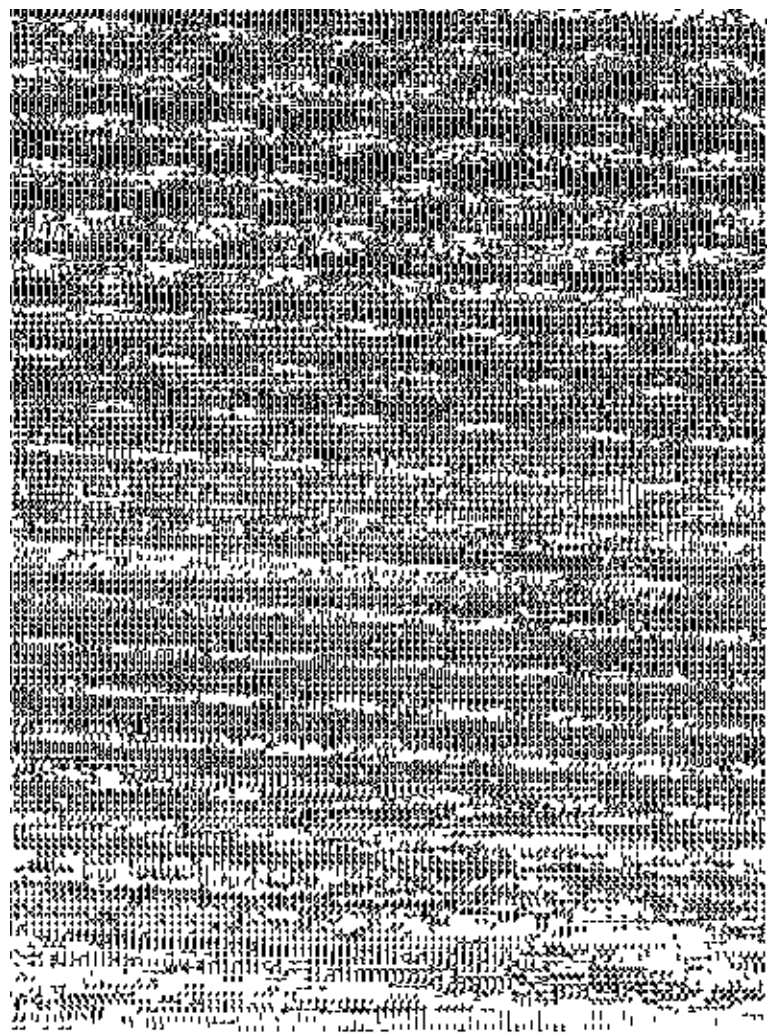
诺伊斯先生：既然人们在这里聚会只是为了谈论金钱，而且那么兴高采烈，那么您就有资格得到奖赏。要是我的话，就会毫不吝惜地奉送给您两处花园和一片橙树林。

皮尔波因特太太：您可没有那么慷慨，诺伊斯先生。



世界影星：米拉·乔沃维奇(1975 ~)

出生于苏联的影演员、模特，曾演出《两个月亮》、《夫斯》、
《回到蓝色珊瑚礁》、《卓别林》、《第五元素》等影片。



名片剧照欣赏: 法国影片《广岛之恋》

英国影片《画师的契约》剧照

意大利影片《我的回忆》剧照

世界影星: 英格丽·褒曼(1915 ~1982)

出生于瑞典的电影演员, 曾主演《萨布兰卡》、《战地钟声》、
《煤气灯下》、《美人计》、《插曲》、《秋天的马拉松》等影片

诺伊斯先生: 我现在暂时还不富裕, 不能给您更多的奉献, 不过事情很快就会改变的。(换了一副正经的腔调, 眼睛几乎不看着她) 眼下, 跻身于十三位拥有大片英格兰土地的富人中间, 您完全可以把两处花圃和一片橙树林只看作是一个开头。像您这样一位……有着意大利审美品位的人(两人对视了一下), 夫人, 您一定能充分理解橙子的价值, 它是那么异香扑鼻, 令人开胃。

站在右侧的一个女人姿态优雅地挥动着扇子。

片头字幕完。导演彼得·格林纳韦的名字正赶在音乐的结尾段出现……同时传来一阵不怎么善意的掌声。

歌手: “……石头雕像也充满了生气”。

两个贵妇, 这是母女二人。一个站得稍稍靠前, 一个靠后一些。俩人谈话中很少互相对视。高高的雪白头饰几乎完全遮住了她们深色的头发。面前是摆得非常考究的一大堆瓜果。

赫伯特太太(较年长的那个, 她是后者的母亲): 你父亲邀请内维尔先生来给咱们的庄园作画, 你觉得怎么样?

台尔曼太太: 也许, 您亲自出面邀请他, 这对内维尔先生来说, 甚至对您来说, 会更好些?

赫伯特太太: 啊, 我这样做恐怕有些不便。我从来没有这样大胆, 这会让您父亲吃惊的。

台尔曼太太(微微一笑): 那您就让他吃惊一次, 或许也让内维尔先生吃一点儿惊。您要是担心这会有什么不好, 妈妈, 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在内维尔先生身上。

内维尔先生端着一盘李子, 站在克莱门特先生和台尔曼先生中间。两支蜡烛照亮他们的面孔。

内维尔先生: 我完全可以让订画人高兴或者伤心, 只需把他的房子画得一片幽暗……(抬起右手, 宽大的白袖口在他脸上投下一道阴影)……或是阳光明媚。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还可以让一个做丈夫的感到妒嫉或是感到得意……(从盘中拿起一个李子捏在手中)……只需把他的太太……(把李子慢慢送到口里)……画成穿着衣服的或是裸体的。

两个看着他说话的人立刻把目光移开, 毫不掩饰地表现出鄙夷的表情。

台尔曼太太和她的父亲赫伯特先生在谈话, 俩人几乎不互相对视。他身旁是一面金叶镶边的镜子, 镜前燃着五支蜡烛。画外传来低低的古钢琴声。俩

人被笼罩在柔和的烛光中,皮肤在烛光映衬中显示出有质感的光泽,发套和花边闪着耀眼的光亮。

赫伯特先生: 克莱门特太太居然问我有没有太太。这问题让我听起来真有些愚蠢。(故作愤慨状)她明知我有这么好的花园,她怎么能不知道我有没有太太呢?

台尔曼太太(尽量克制地): 也许正因为您老是说起您的花园,可从不提到您的太太。不过,依我看,要指望像克莱门特太太这样的人能懂得分寸和克制,倒怕是有些愚蠢的。

赫伯特先生: 可是你妈妈就未免太克制自己了。她应该更多地出去交际交际。老把自己关在角落里会闷坏的。

台尔曼太太(口气生硬地): 倒不是她要这样,爸爸,即便是她愿意这样,您也很清楚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您对她完全漠不关心。(她瞥了父亲一眼,随即把目光移开)在您的心目中,第一是房产,第二是花园,第三是您的马,最后才是您的太太。

赫伯特先生: 胡说八道!

内维尔先生和赫伯特太太在幽暗的烛光中互相对视着。面前的桌子上是一个银果盘,景深处有一扇窗。

赫伯特太太: 内维尔先生,我非常希望您为我丈夫的庄园作画。

内维尔先生(惊奇地): 为什么呢,夫人?

赫伯特太太: 我家先生生性孤傲,不好意思求人,可他对于他的庄园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非常钟爱,毕生从来如此,无论在白天,还是在睡梦中,不过我已经不大知道他在梦中梦见些什么了,自从很久……

内维尔先生: 夫人,您家先生如此钟爱自己的庄园,那么既然拥有实物,恐怕就未必需要它的图形了吧。

两个戴着高得出奇的发套的男人——赫伯特先生和西摩先生。二人之间是一支蜡烛,后面靠墙是那个衬有五支蜡烛的镜子。画外传来小羽管键琴的乐声。

赫伯特先生: 我很不赞成现在这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吃一口李子)虚荣心很大,真本事很少。

西摩先生: 这位内维尔先生本事可不小,画画得不怎么样,却有迷人的招

数。许多有钱人的妻子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赫伯特先生: 现在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西摩先生。

二人在蜡烛前把头靠近, 西摩撩起发套侧耳谛听。赫伯特先生用知心的口气继续说: “赶明儿你跟我上南安普敦去一趟, 我让你见识见识, 怎么赢得一位女士的芳心。”

台尔曼太太和内维尔。内维尔站得稍稍靠后, 烛光只照出他的侧影。两支蜡烛, 右后方仍是那面镜子。

台尔曼太太(热情而高声地): 我父亲的庄园也许算不上富丽堂皇, 内维尔先生。(内维尔转过脸来面向台尔曼太太) 不过, 您既然并不嫌弃这点, 所以, 我想……(抬眼望着内维尔) ……您会同意为这所宅子作画?

内维尔先生(抬眼望天, 讥讽地叹了一口气): 啊! 今天已经有人向我提起这事了。这样配合默契倒真是让我受宠若惊。不过我觉得, 在目前情况下——请允许我直言——您或您的母亲都无法给我相应的酬谢。

赫伯特太太坐在餐桌旁, 内维尔站在她右首。他用手抓着东西吃, 样子不大斯文。前景上是一支很大的蜡烛, 另有一支在左侧稍靠后些。

赫伯特太太把玩着手中的酒杯, 并不看着内维尔: “不过, 您干吗不接受一下我们的款待呢? 明天您可以到赫伯特先生的花园里走走看看。”

画外仍是低低的乐声。

内维尔先生(手持盘子): 夫人, 我不否认, 我很愿意这样做, 不过, 尽管您一再挽留, 恐怕我还是不得不谢绝您的好意,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份定约, 必须在苹果采摘季节到来之前完成, 然后还要到查尔伯勒勋爵府上去工作, 要干到来年的苹果酒喝完的时候。

赫伯特先生也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是一大盘水果。他侧转身注视着二人的交谈。

内维尔与台尔曼太太并排坐在餐桌旁。镜头从后面拍摄二人四分之三侧背面。两边各有一支蜡烛, 他们面前景深处另有两支蜡烛。音乐声带着嘲讽、讥刺的意味。

内维尔先生: 夫人, 您母亲坚持希望给这所宅邸作画, 我想或许这是您的愿望, 您母亲只是在为您张罗?

台尔曼太太: 坦白地说, 内维尔先生, 我是代表我母亲求您的。不过她也不是为了她自己, 而是为了我父亲。

内维尔先生: 那么说, 这个请求是转了好几道弯子的。我真不胜荣幸。可是, 为什么赫伯特先生不亲自向我订画呢?

台尔曼太太: 我们这样做恰恰是尽量避免让我父亲出面。我们希望您, 内维尔先生, 能够促成一件和解。

内维尔和赫伯特太太。景深处小桌上摆着鲜花。

赫伯特太太端着一杯红酒, 用很克制的语气说:

——内维尔先生, 请问我怎样才能挽留住您呢(随即把目光移开)?

——无论如何也不行, 夫人。

赫伯特太太垂下目光看着酒杯:

——您的时间不是可以用钱买的吗, 内维尔先生。请问这需要多少钱?

——恐怕您承担不了, 夫人。不过, 坦白地说, 我拒绝留下的主要原因是, 我喜欢逍遥自在。

小羽管键琴弹罢一曲, 传来稀稀落落的掌声。内维尔从赫伯特太太身后的小桌上拿起一杯酒, 以非常放肆无礼的姿态对赫伯特太太说:

——我提出的报酬要依我所能享受到的快乐而定。在这里, 我恐怕没有什么快乐可以得到, 夫人。

他转身走开。赫伯特太太吃惊地目送他离去, 端着酒杯竟顾不上凑到微张着的嘴边。穿着黑白相间衣裙的保姆抱着一个孩子走来。孩子头上也戴着硕大的发套。赫伯特太太亲了亲孩子的小手, 抚摸了一下他的面颊。传来压低的笑声。她转头望着传来笑声的方向。保姆抱着孩子退下。赫伯特太太垂下目光, 把酒杯举到唇边。这时从左侧出现了她的丈夫。

赫伯特先生(语气生硬地): 夫人, 明天一早我要到南安普敦去……(他从她手中夺过酒杯, 她愣愣地看着自己的空手, 然后垂下目光) ……我是来向你告别一下。(提高嗓音, 恶狠狠地) 我回来以前, 不要开镰割草, 你不要离开庄园, 也别喝我的红酒。

他把酒杯放在他二人中间的小桌上。更加提高嗓门说道:

——我那边事情不办完不会回来, 也就是, 最少得两周时间。晚安, 夫人。她垂下眼睛。他拿起自己的酒杯。

内维尔在一个齐胸高的屏风后面, 手中端着一杯红酒。赫伯特太太走来。重又传来巴洛克式的歌声。

赫伯特太太(低声地): 我已经决定了, 您必须留下来, 为我丈夫的庄园作

十二幅画。我丈夫去南安普敦,最少要十二天。这时间对您来说足够了吧?

内维尔提高嗓音,用一种古怪的、全然不带斯文的语气说:

——第一,夫人,您这样提出要求,就好像今天从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第二,您把作一幅画的要求一下子提高了十二倍。第三,您还给我规定了严格的期限。第四,您是说要我马上开始工作。

赫伯特太太也提高了嗓音:

——内维尔先生,我们已经确信,这四条您是都能接受的。

她转身走到屏风后面。画外音乐继续。

内维尔先生:您的要求太过份了。(她站在他的对面。二人对视)我的条件也会同样苛刻。

这时终于映出黑底红字的片名。巴罗克风格的歌声继续着。

图书室。夜晚。

诺伊斯先生坐在内维尔先生和赫伯特太太二人中间。他们面前桌上摆着一张纸。整个场面的光线只来自一支蜡烛。

内维尔先生(摆弄着右手上带印章的戒指):诺伊斯先生,契约的条件是这样的:我承担在十二天内为赫伯特先生的宅邸、花园和园中建筑物作画十二幅。画中景物的选择由我决定,但需经赫伯特太太同意。

赫伯特太太(将一只手按在胸前):我这方面的义务是,托马斯,每幅画付酬金八镑,为内维尔先生和他的仆人提供食宿,还有……

内维尔先生把头探向她,等她说出下文。

诺伊斯先生(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还有什么,夫人?

赫伯特太太:……我同意单独会见内维尔先生并满足他认为可以使他得到快乐的一切要求。

内维尔满意地抬眼望天。诺伊斯愣愣地盯视着赫伯特太太。

契约第一天,晨7时至9时。第一幅画。

主楼的全景。音乐激越有力。在一小片鲜绿的草地上摆着一张乌木桌子和一把乌木椅子,旁边支着做画用的取景网框。内维尔快步走来。他身穿黑色套服,露出白褶领、白袖口和白长袜。仆人菲利普头戴高大的白发套跟在他身后,手拿一只黑色小皮箱和有黑色垫板的画夹。内维尔把主楼打量了一阵,然后在高背椅上坐下来。菲利普把小皮箱放在桌上,把画夹递给内维尔。

画外解说:

——按照在赫伯特家庄园作画的日程规定，第一幅画要求，在晨7时至9时，主楼后面的整个地段，从马厩到洗衣房，不得有人走动。

仆人在内维尔身旁张罗着，然后他打开折叠椅，在主人身旁坐下。

在一张有格——与取景器中的网格完全对应的网格——的画纸上，内维尔那戴着黑手套、露着白袖口的手，画出了第一条横线，这是屋顶，然后又画出一条斜线。

内维尔戴着黑色宽檐帽，帽上装饰着一根很大的白色鸵鸟毛。他坐在椅子上躬身注视取景器中的景物。仆人在一旁削着铅笔。

主楼全景，屋顶，窗户……有一扇窗内有人走动。

画外解说继续：

——马场正门……

纸上的铅笔画已大有进展。一只手仔细地画出窗子，然后润饰细部。

解说继续：

……主楼后门，都不得有人走动……

有一扇窗子打开了，窗中露出一个女仆的身影。

解说继续：

……不得开窗，不得移动主楼后部房间的家具。

内维尔怒不可遏地躬身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窗户。

窗中的女仆抖着一床被单。

内维尔直起身来，双手交叠放在膝头的画夹上。

镜头透过作画用的取景器拍摄画师的脸。激越有力的音乐敲出结尾的和弦。

第一天，晨9时至11时。第二幅画。楼前庭院。

草木葱茏的庭院全景。一行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黄杨和紫杉构成矮篱，几座大理石方尖碑，几个安置在高基座上的人物胸像，组成了当时英国大宅邸的典型风景。左侧可见一排盆栽的橙树，右侧是几座方尖碑和修剪整齐的矮树丛。景深处，穿着黑白相间衣裙的保姆带着那个小孩散步。小孩一身白衣，头戴巨大的发套，发卷一直垂到小孩的膝部。二人缓缓向镜头走来。

保姆(德语)：“A”就是“杏”字里的“A”。“M”就是“李”字里的“M”。

庭院。远处可以看到主楼。对着主楼有一株雄伟壮观的雪松。

内维尔快步走来，他的仆人紧随其后，用一辆小推车推着画具。

有一个仆人把梯子靠在树旁，爬上去摘果子——可能是李子？——一个女仆张着围裙在下面接着，然后倒进脚旁的大筐里。

保姆(画外音):“C”就是“柠檬”里的“C”.....

画面左侧是一片蕨丛，右侧是修剪整齐的树篱。内维尔胸前的白褶领随风飘拂，腋下夹着画夹，大步走开。

保姆:“A”就是“菠萝”里的“A”.....

保姆手拉着小孩沿一排橙树缓缓走来。高草没膝，丁香盛开。内维尔从画面前走过，走进一道石墙上的一扇小门里。

保姆:“P”就是“菠萝”里的“P”.....

一个农夫躬身在一个花坛前劳作。景深处是菲利普推着那辆小推车。

画外解说继续:

——第二幅画的要求是.....

左侧是丁香花，右侧是嵌在墙上的一个石质骨灰坛。内维尔走进画面，停下脚步，摘下帽子。

解说继续:

.....晨9时至11时.....

透过取景器可以看到内维尔的仆人菲利普，还有两个园丁，一个站在菲利普旁边，另一个在一排方尖碑之间。稍远处还有两个园丁。保姆领着小孩从右侧慢慢走来。左侧是一个园丁推着一辆小车。

.....楼前草地和庭院内不得有人走动。楼房上层不得开关窗户。

内维尔走进画面，在取景器前站住，遮住了整个取景器。他用手杖敲打着取景器，示意仆人赶快走开。音乐渐强。所有的人都匆忙走开。内维尔也走出画面。现在是一幅完全无人的风景:修剪整齐的树篱，庄严的方尖碑，碧绿的草地。听得见鸟鸣。

画夹打开。内维尔戴着黑手套的手把画夹的黑丝带从格纸上拂开，开始下笔作画。

画外传来台尔曼先生的声音:

——萨拉，你们这位内维尔先生可真有本事，一下子就造出一片空无一人的风景。

台尔曼夫妇，二人都身穿白衣。台尔曼先生照例戴着巨大的发套，白色卷发好像绵羊身上的毛卷;手中拿着一顶很大的宽檐白帽。台尔曼太太头戴宽

有一个仆人把梯子靠在树旁，爬上去摘果子——可能是李子？——一个女仆张着围裙在下面接着，然后倒进脚旁的大筐里。

保姆(画外音):“C”就是“柠檬”里的“C”.....

画面左侧是一片蕨丛，右侧是修剪整齐的树篱。内维尔胸前的白褶领随风飘拂，腋下夹着画夹，大步走开。

保姆:“A”就是“菠萝”里的“A”.....

保姆手拉着小孩沿一排橙树缓缓走来。高草没膝，丁香盛开。内维尔从画面前走过，走进一道石墙上的一扇小门里。

保姆:“P”就是“菠萝”里的“P”.....

一个农夫躬身在一个花坛前劳作。景深处是菲利普推着那辆小推车。

画外解说继续:

——第二幅画的要求是.....

左侧是丁香花，右侧是嵌在墙上的一个石质骨灰坛。内维尔走进画面，停下脚步，摘下帽子。

解说继续:

.....晨9时至11时.....

透过取景器可以看到内维尔的仆人菲利普，还有两个园丁，一个站在菲利普旁边，另一个在一排方尖碑之间。稍远处还有两个园丁。保姆领着小孩从右侧慢慢走来。左侧是一个园丁推着一辆小车。

.....楼前草地和庭院内不得有人走动。楼房上层不得开关窗户。

内维尔走进画面，在取景器前站住，遮住了整个取景器。他用手杖敲打着取景器，示意仆人赶快走开。音乐渐强。所有的人都匆忙走开。内维尔也走出画面。现在是一幅完全无人的风景:修剪整齐的树篱，庄严的方尖碑，碧绿的草地。听得见鸟鸣。

画夹打开。内维尔戴着黑手套的手把画夹的黑丝带从格纸上拂开，开始下笔作画。

画外传来台尔曼先生的声音:

——萨拉，你们这位内维尔先生可真有本事，一下子就造出一片空无一人的风景。

台尔曼夫妇，二人都身穿白衣。台尔曼先生照例戴着巨大的发套，白色卷发好像绵羊身上的毛卷;手中拿着一顶很大的宽檐白帽。台尔曼太太头戴宽